









七月

殺了一個片甲不同，騎老馬，流荒而亡。馬蹶了，正好有氣沒有地方出，他一劍把他斃死，沒有東西偷，他想偷人家磨房的主；賊沒有偷成，人家卻偷了他的衣服。他一路向人訴苦，一個女人反對他，說有一種怪鳥兒來了，時候的王國也就來了。一從這時起，人就不知道他的下落。可是有人告訴我，他如今在星島做工，神氣還和往日一樣大。而且這人就打聽那怪鳥兒來了沒有。可憐的皮克老馬燒騎！可憐的陸拜軍團！

中戰抗期三第在  
變什此寫想我

抗戰時期  
寫些什麼？

朋友，你聞見血味了嗎？我很想寫一點被炸炸的情形，我曾經親眼看見一個年中的女郎，在被炸了的屍首的堆中，尋找她的屍體，丈夫，她是那樣地脆弱，可是她卻比一般的小手，却是那樣地堅韌，可是她卻比一般的人，又更趨去，盛滿血肉，機樑的面孔，她又將臉子擺上去，看他一個個明白的身邊，他的眼睜睜地望在前面，一聲也不響，真的，一聲也不響。

他的身軀連來的另外一個老人，安慰他說道：「老伯，不必傷了，返去，我將我的兒子逼借給『老伯』，叫他休息了。」

老人仍舊不覺，半天，從地上立起來，用着顫抖的手將兒子身上的那件血淋淋的衣服脫了下來，望上面一披，也就同他地走去，他地，他地沒有行爲，可是，站在一邊的人，却地地他們這樣的行爲，感到下淚了，我也感到下淚了出來。朋友，你能够這是絕望的哭嗎？不，絕不，在那時我們感到的是不絕望，黑暗了，我們的看見的點點也不絕望，黑暗了，我們的看見的點點是一線光明。

[illegible]

(三) 萬曆年間，時世詩（*The Satire or Hoffmann*）——這字底原意是「諷刺」或「滑稽」。——當時形勢的變遷。藝術史上的「巴洛格時代」（Baroque），是指承接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時代，因為過渡時代底腐敗風氣，漸失本來面目，而傾向畸形，所以稱爲「巴洛格風格」。

(四) 喬叟（Geoffrey Chaucer）——

三四〇—一四〇〇年，英國底詩人，被譽爲近代英倫文學底創始者。塔爾斯里故事第一集最著名之作品即其奧德賽（荷馬名作）第十日所描寫之敘事詩體。（二）官吏之死，（*A Death of an Official*）等。

李健吾

改訂『Two Stricks The Truth』(上演權保留)  
向張維多倫的電台發

恭  
賀

(忘記自己，喊了起來)：「既然他這樣虐待你，你跟着他受了這多的苦，你爲什麼還死死守定了他？愛定他？我真不明白！」(他一生氣，把烟灰搥進煙嘴裏。)

恭  
賀

有所以來，我這樣變

恭  
賀

(站起)：「你要常常來看我爹地嗎？」  
(停住，揉一揉身。  
塞回煙。(笑。))  
有的話！你說說的根本我就一個字也不信。祇是弄弄高興罷了。

**中華大學圖書有限公司**

本公司承印一切中西  
書籍聘有富於經驗之  
編輯及各種專門人才  
所有出品足與歐美各  
大圖書公司媲美對於  
各種美術印刷尤為特  
長且與世界各國著名  
圖書公司均有特約所  
有優良刊物均可代為  
在海外發行如蒙 賜  
治無任歡迎

地址上海南京路一三〇號

正行女子中學校董會啓事

茲經本會廿七年七月二十日第二次會議議決聘定校董施幼孚先生爲本校校長此啓

和豐估衣商店開幕預告

本店設於四馬路石路一百五十五號雙間門市部二樓特闢七開間商場內分原衣新裝皮貨壽衣四大部份現在正在裝修籌備一俟秋涼開幕再行通告 本店電話九四五三五

詳細情形請聽每日下午九時卅分至十時卅分利電台播送徐清風話劇三姊妹情節曲折感人味橫生以解孤島同胞之苦悶週波一一四〇號

白德  
廣亮  
源爲  
次子桂春  
長女淑貞  
訂婚啓事

茲經友人馬一龍閩濟兩君之介，紹願結秦晉之好，特此登報訂婚，值此國難時期，一切從簡，尙希諸親友垂鑒是幸。

遠東旅行隊回莫斯科

在邊境表演計達一千餘次  
本月將赴新蘇溪劇場公演

天堂與地獄

一面是笑語低喚  
一邊是呻吟低

——外交部次長女公子——  
沿途乞救濟祖

——她是她哥倫大學女學生——  
——畢勤忠誠使人感泣——

# 决解底潮工

算清後最待等們他

• 明昌 •

紅軍中央劇團於一九二九年遠東特別紅旗軍第十四師中東戰役時成立於訖統上。因為遭敵炮，這次我們到遠東，特別受歡迎。為了同時表演給許多紅軍戰士看，我們分成了三組：八個月內，我們共表演了一千多次，包括戲劇及音樂會。

我們的足跡遍歷遠東區域，到過從未見過表演的遙遠地方。有時演員多於觀眾，因為當地駐軍軍隊稀少。

我們的表演節目中，增加了勃論的「劇本記」和伊凡諾夫的「和平之場」。我們的演員表演非常認真，因為遠東紅軍是標準很高的觀眾。

高爾基說，蘇聯後生，在加緊學習，我們要在表演時，使他們將紅軍生活區表現幾次，給那些休息的幾千幾萬同志看。我們將於八月十二日開工在新蘇聯劇團開演。

一九一九。

最後我要講述一次，我們對於英勇的遠東軍，印象是極深的。我們已決定編排一齣戲，表現邊防軍和遠東民衆，發展當地文化經濟，保衛國土的精神和工作。我們離開遠東時，曾允許他們不久當再會面。

光，這還是：「嘩！拍！拍！哈！清！色，四香椰子，哈！王！九就你來是想了好久天嗎？今晚叫她來，送你好久天嘗……」上層是：「一是一五梅花，一定高麗……」

（變幻不定高的燈光，一羣神祕不正常的祥雲兒，瘋狂地吹奏着流行的洋琴兒，年宵的「神主」們，換着粉飾的髯髥，小寶兒裝的長髮帶，一平白左轉轉。）

再來，平靜的池水，給人肉內引起一陣寒白的浪花，浪渡

光，這還是：「嘩！拍！拍！哈！清！色，四香椰子，哈！王！九就你來是想了好久天嗎？今晚叫她來，送你好久天嘗……」上層是：「一是一五梅花，一定高麗……」

（變幻不定高的燈光，一羣神祕不正常的祥雲兒，瘋狂地吹奏着流行的洋琴兒，年宵的「神主」們，換着粉飾的髯髥，小寶兒裝的長髮帶，一平白左轉轉。）

再來，平靜的池水，給人肉內引起一陣寒白的浪花，浪渡

嗎？叫阿食開了冷戰罷！」  
「塞口塞封的，小高，你喊！」  
「再來我塞封的，小朱：來！再  
居的塞口塞封的，阿目的，登  
是多得很，在報章上，常常  
看到僑胞的努力，真是令人  
興奮。最近聽說，一位熱心人  
吳堂，為國籌款，其精神堪堪  
取法，特將他所幹的事情  
，寫在下面。

她叫高振明，是一個年青  
，愛國女學生，有着一雙大  
人的典型坐在哥倫比亞大學  
的招待室內，對記者寫出左  
樣為美國熱戰而幹起不顧意  
的工作來。

她曾經參加美國以義品  
助華的募捐運動，她的家庭  
在中國是一個望族，很有名  
望，而她，竟然是從事。

好，我走到繁盛的地點去，  
沒有人響應我的呼籲，我很  
沮喪，眼淚從眼眶裏流出來，  
像孩子一般的哭泣，我怕給  
人看見，於是側着面望着窗  
戶飯店的鐘樓，眼淚已揩去了  
一會兒，眼淚已揩去了  
，對我其實數十年的受久。  
這時有一個男子走過來，看  
去不很得意，他給我一角  
子，我覺得受很大的鼓勵，  
或者還有像他這樣的人，好  
的，不，讀者自當知道，「好的  
，真的，不久錢箱便漸漸  
重起來。有些指點」或「  
我說：『祝你幸福』的人」

游吧那過去。」（梅萍）

是婉婉然而過，使我沒有時間去客慰，不過她年紀已相當老邁，不必去和道貌的人計較。有些老嫗地問我：我是否共產黨？是否分文都壓往中國？是否去招搖生錢？我告訴他們這全是謠言，他們便走過去，沒有再攔阻。

她又說出她的青年空軍樣客應幫助她，而實則存心結毒；老年人也有付她一笑，「我以為那些人的頭腦有點昏花，」她說。

她批評美國人冷淡，侮罵，多疑，而憎恨很少；她說不知道這和什麼原因？

清算一下！(完)

**國**

【巴西京城通信】我們這兒海外的男女同胞，對於「救中國難童」都能多麼熱心的踴躍！而後又對付的力大，而後又對付的力大。

天在遙遠大道中向我募捐，因為我此前不曾說過這樣的事。我搖掉錢筒叫道：『以救世援助小孩子啊』，或『救中國的小孩子啊』。我初時不敢大聲疾呼。風是很冷，我不知道怎樣說。我說：『張，這裏的病也……』

天在那拍我的肩膀。道：『我哭起來了。我不曉得怎樣向他們說出感謝的話。不過有些人也不說這些好話。』有一個女人，用手擦臉的走來，用廣濃的英語對我說：『張，這裏的病也……』

約居留兩年，父母每年去探望一次，父親曾在外交次長和駐墨西哥公使，她曾在教會大學、所念書，畢業於通江大學。

她說：『在街上乞兒是一件壞的事，所以我們給此之外沒有別法。』所以祇得努力去做。

他生於年，曾經在紐約居住兩年，父母每年去探望一次，父親曾在外交次長和駐墨西哥公使，她曾在教會大學、所念書，畢業於通江大學。

她說：『在街上乞兒是一件壞的事，所以我們給此之外沒有別法。』所以祇得努力去做。



